

唐传奇精选

◆ 文白对照插图本

聶隱娘

◆ (唐) 裴翎等著

◆ 白话文翻译

魏鉴勋

袁闾琨

李平

◆ 作家出版社



唐传奇精选

◆ 文白对照插图本

聶隱娘

◆ (唐) 裴鉞等著

◆ 白话文翻译 魏鉴勋 袁闰琨 李平

◆ 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聂隐娘：唐传奇精选：文白对照插图本 / (唐) 裴铏等著；魏鉴勋，袁闾琨，李平译. —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5. 7 (2015. 8重印)

ISBN 978-7-5063-8226-7

I. ①聂… II. ①裴… ②魏… ③袁… ④李…
III. ①传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唐代 IV. ①I242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80290号

聂隐娘——唐传奇精选 (文白对照插图本)

作者：【唐】裴 铏等

译者：魏鉴勋 袁闾琨 李 平

责任编辑：王 烨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2×210

字 数：216千

印 张：10

版 次：2015年8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8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226-7

定 价：32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古镜记 / 王度 / 1
虬髯客传 / 杜光庭 / 19
聂隐娘 / 裴铏 / 30
昆仑奴 / 裴铏 / 38
崔炜 / 裴铏 / 44
樊夫人 / 裴铏 / 56
薛昭 / 裴铏 / 62
裴航 / 裴铏 / 69
红线 / 袁郊 / 77
陶岷 / 袁郊 / 85
懒残 / 袁郊 / 90
许云封 / 袁郊 / 94
田膨郎 / 康骕 / 99
订婚店 / 李复言 / 104
李卫公靖 / 李复言 / 110
张老 / 李复言 / 116
僧侠 / 段成式 / 125

- 柳毅传 / 李朝威 / 129
板桥三娘子 / 薛渔思 / 148
胡媚儿 / 薛渔思 / 153
枕中记 / 沈既济 / 156
离魂记 / 陈玄祐 / 163
南柯太守传 / 李公佐 / 167
霍小玉传 / 蒋防 / 183
李娃传 / 白行简 / 199
东城老父传 / 陈鸿 / 219
长恨歌传 / 陈鸿 / 230
莺莺传 / 元稹 / 240
郭元振 / 牛僧孺 / 255
贾人妻 / 薛用弱 / 262
飞烟传 / 皇甫枚 / 266
崔护 / 孟棻 / 276
嘉兴绳技 / 皇甫氏 / 280
车中女子 / 皇甫氏 / 283
补江总白猿传 / 佚名 / 288

古镜记

王 度

隋汾阴侯生，天下奇士也。王度常以师礼事之。临终，赠度以古镜，曰：“持此，则百邪远人。”度受而宝之。镜横径八寸，鼻作麒麟蹲伏之像，绕鼻列四方，龟龙凤虎，依方陈布。四方外又设八卦，卦外置十二辰位，而具畜焉。辰畜之外，又置二十四字，周绕轮廓，文体似隶，点画无缺，而非字书所有也。侯生云：“二十四气之象形。”承日照之，则背上文画，墨入影内，纤毫无失。举而扣之，清音徐引，竟日方绝。嗟乎，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，宜其见赏高贤，自称灵物。侯生常云：“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，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，法满月之数也。以其相差各校一寸，此第八镜也。”虽岁祀悠远，图书寂寞，而高人所共述，不可诬矣。昔杨氏纳环，累代延庆，张公丧剑，其身亦终。今度遭世扰攘，居常郁快，王室如毁，生涯何地？宝镜复去，哀哉！今具其异迹，列之于后。数千载之下，倘有得者，知其所由耳。

大业七年五月，度自御史罢归河东，适遇侯生卒，而得此镜。至其年六月，度归长安。至长乐坡，宿于主人程雄家。雄新受寄一婢，颇甚端丽，名曰鹦鹉。度既税驾，将整冠履，引

镜自照。鸚鵡遥见，即便叩头流血，云：“不敢住。”度因召主人问其故，雄云：“两月前，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。时婢病甚，客便寄留，云：‘还日当取。’比不复来，不知其婢由也。”度疑精魅，引镜逼之。便云：“乞命！即变形！”度即掩镜，曰：“汝先自叙，然后变形，当舍汝命。”婢再拜自陈云：“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，大行变惑，罪合至死。遂为府君捕逐，逃于河渭之间，为下邦陈思恭义女，蒙养甚厚。嫁鸚鵡与同乡人柴华。鸚鵡与华意不相愜，逃而东，出韩城县，为行人李无傲所执。无傲，粗暴丈夫也，遂将鸚鵡游行数岁。昨随至此，忽尔见留。不意遭逢天镜，隐形无路。”度又谓曰：“汝本老狐，变形为人，岂不害人也？”婢曰：“变形事人，非有害也。但逃匿幻惑，神道所恶，自当至死耳。”度又谓曰：“欲舍汝，可乎？”鸚鵡曰：“辱公厚赐，岂敢忘德。然天镜一照，不可逃形。但久为人形，羞复故体。愿絀于匣，许尽醉而终。”度又谓曰：“絀镜于匣，汝不逃乎？”鸚鵡笑曰：“公适有美言，尚许相舍。絀镜而走，岂不终恩！但天镜一临，窜迹无路。惟希数刻之命，以尽一生之欢耳。”度登时为匣镜，又为致酒，悉召雄家邻里，与宴谑。婢顷大醉，奋衣起舞而歌曰：“宝镜宝镜，哀哉予命！自我离形，而今几姓。生虽可乐，死必不伤。何为眷恋，守此一方！”歌讫，再拜，化为老狸而死。一座惊叹。

大业八年四月一日，太阳亏。度时在台直，昼卧厅阁，觉日渐昏。诸吏告度以日蚀甚。整衣时，引镜出，自觉镜亦昏昧，无复光色。度以宝镜之作，合于阴阳光景之妙。不然，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以无光乎？叹怪未已。俄而光彩出，日亦渐明。比及日复，镜亦精朗如故。自此之后，每日月薄蚀，镜亦昏昧。

其年八月十五日，友人薛侠者，获一铜剑，长四尺，剑连于靶，靶盘龙凤之状。左文如火焰，右文如水波。光彩灼烁，非常物也。侠持过度，曰：“此剑侠常试之，每月十五日，天地晴朗，置之暗室，自然有光，傍照数丈。侠持之有日月矣。明公好奇爱古，如饥如渴，愿与君今夕一试。”度喜甚。其夜，果遇天地清霁。密闭一室，无复脱隙，与侠同宿。度亦出宝镜，置于座侧，俄而镜上吐光，明照一室，相视如昼。剑横其侧，无复光彩。侠大惊，曰：“请内镜于匣。”度从其言，然后剑乃吐光，不过一二尺耳。侠抚剑，叹曰：“天下神物，已有相伏之理也。”是后每至月望，则出镜于暗室，光尝照数丈。若月影入室，则无光也。岂太阳太阴之耀，不可敌也乎？

其年冬，兼著作郎，奉诏撰国史，欲为苏绰立传。度家有奴曰豹生，年七十矣。本苏氏部曲，颇涉史传，略解属文。见度传草，因悲不自胜，度问其故。谓度曰：“豹生常受苏公厚遇，今见苏公言验，是以悲耳。郎君所有宝镜，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。苏公爱之甚。苏公临亡之岁，戚戚不乐，常召苗生谓曰：‘自度死日不久，不知此镜当入谁手，今欲以著筮一卦，先生幸观之也。’便顾豹生取著，苏生自揲布卦。卦讫，苏公曰：‘我死十余年，我家当失此镜，不知所在。然天地神物，动静有征。今河汾之间，往往有宝气，与卦兆相合，镜其往彼乎？’季子曰：‘亦为人所得乎？’苏公又详其卦，云：‘先入侯家，复归王氏。过此以往，莫知所之也。’”豹生言讫涕泣。度问苏氏，果云旧有此镜。苏公薨后，亦失所在，如豹生之言。故度为苏公传，亦具其事于末篇，论苏公著筮绝伦，默而独用，谓此也。

大业九年正月朔旦，有一胡僧，行乞而至度家。弟勣出见之。觉其神采不俗，更邀入室，而为具食，坐语良久，胡僧谓

勣曰：“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，可得见耶？”曰：“法师何以得知之？”僧曰：“贫道受明录秘术，颇识宝气。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，绛气属月，此宝镜气也。贫道见之两年矣。今择良日，故欲一观。”勣出之，僧跪捧欣跃。又谓勣曰：“此镜有数种灵相，皆当未见。但以金膏涂之，珠粉拭之，举以照日，必影彻墙壁。”僧又叹息曰：“更作法试，应照见腑脏，所恨卒无药耳。但以金烟薰之，玉水洗之，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，藏之泥中，亦不晦矣。”遂留金烟玉水等法。行之，无不获验。而胡僧遂不复见。

其年秋，度出兼芮城令。令厅前有一枣树，围可数丈，不知几百年矣，前后令至，皆祠谒此树，否则殃祸立及也。度以为妖由人兴，淫祀宜绝。县吏皆叩头请度。度不得已，为之以祀。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，人不能除，养成其势。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。其夜二鼓许，闻其厅前磊落有声，若雷霆者。遂起视之。则风雨晦暝，缠绕此树，电光晃耀，忽上忽下。至明，有一大蛇，紫鳞赤尾，绿头白角，额上有王字，身被数创，死于树。度便下收镜，命吏出蛇，焚于县门外。仍掘树，树心有一穴，于地渐大，有巨蛇蟠泊之迹。既而坟之，妖怪遂绝。

其年冬，度以御史带芮城令，持节河北道，开仓粮赈给陕西。时天下大饥，百姓疾病，蒲陕之间病疫尤甚。有河北人张龙驹，为度下小吏，其家良贱数十口，一时遇疾。度悯之，赍此入其家，使龙驹持镜夜照。诸病者见镜，皆惊起，云：“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，光阴所及，如水著体，冷彻腑脏。”即时热定。至晚并愈。以为无害于镜，而所济于众。令密持此镜，遍巡百姓。其夜，镜于匣中泠然自鸣，声甚彻远，良久乃止。度心独怪。明早，龙驹来谓度曰：“龙驹昨忽梦一人。龙头蛇

身，朱冠紫服，谓龙驹：‘我即镜精也，名曰紫珍。常有德于君家，故来相托。为我谢王公，百姓有罪，天与之疾，奈何使我反天救物？且病至后月，当渐愈，无为我苦。’”度感其灵怪，因此志之。至后月，病果渐愈，如其言也。

大业十年，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，又将遍游山水，以为长往之策。度止之曰：“今天下向乱，盗贼充斥，欲安之乎？且吾与汝同气，未尝远别。此行也，似将高蹈。昔尚子平游五岳，不知所之。汝若追踵前贤，吾所不堪也。”便涕泣对勣，勣曰：“意已决矣，必不可留。兄今之达人，当无所不体。孔子曰：‘匹夫不夺其志矣。’人生百年，忽同过隙。得情则乐，失志则悲。安遂其欲，圣人之义也。”度不得已，与之决别，勣曰：“此别也，亦有所求。兄所宝镜，非尘俗物也。勣将抗志云路，栖踪烟霞，欲兄以此为赠。”度曰：“吾何惜于汝也。”即以与之。勣得镜，遂行，不言所适。

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，始归长安，以镜归，谓度曰：“此镜真宝物也！辞兄之后，先游嵩山少室，降石梁，坐玉坛。属日暮，遇一嵌岩，有一石堂，可容三五人，勣栖息止焉。月夜二更后，有两人，一貌胡，须眉皓而瘦，称山公；一面阔，白须，眉长，黑而矮，称毛生，谓勣曰：‘何人斯居也？’勣曰：‘寻幽探穴访奇者。’二人坐与勣谈久，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。勣疑其精怪，引手潜后开匣取镜。镜光出，而二人失声俯伏。矮者化为龟，胡者化为猿。悬镜至晓，二身俱殒。龟身带绿毛，猿身带白毛。即入箕山，渡颖水，历太和，视玉井。井傍有池，水湛然绿色。问樵夫，曰：‘此灵湫耳。村间每八节必祭之，以祈福佑。若一祭有缺，即池水出黑云，大雹浸堤坏阜。’勣引镜照之，池水沸涌，有雷如震，忽尔池水腾出池中，不遗涓滴。可行二百余步，水落于地。有一鱼，可长丈

余，粗细大于臂。首红额白，身作青黄间色。无鳞有涎，蛇形龙角，嘴尖，状如鲟鱼，动而有光。在于泥水，因而不能远去。勣谓蛟也，失水而无能为耳。刃而为炙，甚膏，有味，以充数朝口腹。遂出于宋汴，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，入夜，哀痛之声，实不堪忍。问其故，病来已经年岁。白日即安，夜常如此。停一宿，及闻女子声，遂开镜照之。痛者曰：‘戴冠郎被杀。’其病者床下，有大雄鸡，死矣。乃是主人家七八岁老鸡也。游江南，将渡广陵扬子江，忽暗云覆水，黑风波涌。舟子失色，虑有覆没。携镜上舟，照江中数步，明朗彻底。风云四敛，波涛遂息。须臾之间，达济天堑。蹠摄山麴芳岭，或攀绝顶，或入深洞。逢其群鸟，环人而噪。数熊当路而蹲。以镜挥之，熊鸟奔骇。是时利涉浙江，遇潮出海，涛声振吼，数百里而闻。舟人曰：‘涛既近，未可渡南。若不回舟，吾辈必葬鱼腹。’勣出镜照江，波不进，屹如云立。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。水渐清浅，鼉鼉散走。举帆翩翩，直入南浦。然后起视，涛波洪涌，高数十丈，而至所渡之所也。遂登天台，周览洞壑。夜行佩之山谷，去身百步，四面光彻，纤微皆见，林间宿鸟，惊而乱飞。还履会稽，逢异人张始鸾，授勣《周髀九章》及明堂六甲之事。与陈永同归。更游豫章，见道士许藏秘，云是旌阳七代孙，有咒登刀履火之术。说妖怪之次，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，人莫能识。藏秘疗之无效。勣故人曰赵丹，有才器，任丰城县尉。勣因过之。丹命祇承人指勣停处。勣谓曰：‘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。’丹遽命敬为主，礼勣。因问其故，敬曰：‘三女同居堂内阁子，每至日晚，即靓妆炫服。黄昏后，即归所居阁子，灭灯烛。听之，窃与人言笑声。及其晓眠，非唤不觉。日日渐瘦，不能下食。制之下令妆梳，即欲自缢投井，无奈之何。’勣谓敬曰，‘引示阁

子之处。’其阁东有窗。恐其门闭固而难启，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，却以物支柱之如旧。至日暮，敬报勣曰：‘妆梳入阁矣。’至一更，听之，言笑自然。勣拔窗棂子，持镜入阁照之。三女叫云：‘杀我婿也。’初不见一物，悬镜至明，有一鼠狼，首尾长一尺三四寸，身无毛齿。有一老鼠亦无毛齿，其肥大可重五斤。又有守宫，大如人手，身披鳞甲，灿烂五色，头上有两角，长可半寸，尾长五寸以上，尾头一寸色白，并于壁孔前死矣。从此疾愈。其后寻真至庐山，娑娑数月，或栖息长林，或露宿草莽。虎豹接尾，豺狼连迹。举镜视之，莫不窜伏。庐山处士苏宾，奇识之士也。洞明《易》道，藏往知来。谓勣曰：‘天下神物，必不久居人间。今宇宙丧乱，他乡未必可止。吾子此镜尚在，足下卫，幸速归家乡也。’勣然其言，即时北归。便游河北，夜梦镜谓勣曰：‘我蒙卿兄厚礼，今当舍人间远去，欲得一别，卿请早归长安也。’勣梦中许之。及晓，独居思之，恍恍发悸，即时西首秦路。今既见兄，勣不负诺矣。终恐此灵物亦非兄所有。”数月，勣还河东。

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，匣中悲鸣，其声纤远。俄而渐大，若龙咆虎吼，良久乃定。开匣视之，即失镜矣。

译文：

隋朝汾阴地方有个姓侯的读书人，是天下少有的能人。王度一直像对待老师那样尊敬他。侯生临终时，赠给王度一面古镜，并告诉他说：“拿着它，妖魔鬼怪就会躲得远远的。”王度

接过镜子，把它珍藏起来。

这面镜子的直径有八寸长，背面的镜纽是个趴着的麒麟，围着麒麟，按着东南西北的方向，画有龙、凤、虎、龟。外圈画着八卦，八卦外边是十二个时辰，与时辰相对应的是十二属相。镜子的边缘上还有二十四个字，好像是隶书，一点一划也不缺，可是在字典上却查不到这些字。侯生说：“这二十四个字，是二十四节气的象形字。”如果把这面镜子对着太阳照，则镜子背面的字一笔也不少的透过来，就好像写在镜面上似的。拿起镜子一敲就发出清脆的长声，能足足响上一天。啊，这真不是一般镜子所能具有的呀！难怪受到贤能奇士的赏识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宝贝。侯生常说：“以前，我曾听说黄帝铸造过十五面镜子，其中第一面镜子的直径是一尺五寸，象征十五月圆之数。依次排列，后头的镜子比前头的镜子直径各少一寸。这样算起来，这面镜子该是第八面。”虽然年代久远了，典籍上也没有记载，但是先贤们所讲的话还是不容怀疑的吧。古代时，有个姓杨的人意外得到一枚玉环，儿孙后代跟着享福；一个姓张的人突然丢失了宝剑，他很快便死去了。今天，我王度生逢乱世，终日愁苦烦闷，朝廷危急，就要垮台了，何处是活路，宝镜又丢失了，真是可悲啊！现在，我将这面宝镜的奇迹，一一写在下面，数千年以后，如果有人得到这面宝镜，也可以知道它的来历啊。

隋朝大业七年（公元611年）五月，王度从御史任上被罢官回到河东，正好赶上侯生逝世，于是得到了这面镜子。当年六月份，王度回长安走到长乐坡时，住在程雄家里。程家前不久来了一个寄住的丫环，人长得挺漂亮，名叫鹦鹉。王度因为刚刚下车，需要整理一下衣帽，便拿过镜子来照一照。鹦鹉远远地看见它，立刻跪在地上叩头，把脑袋都磕得流血了，连

说：“我再不敢住在这里了。”王度于是请来主人询问是什么缘故？程雄说：“两个月前，有一位客人领着这个丫环从东边来，当时，这个丫环病得很厉害，客人便请求把她留下寄住在这里。说好回来时再来接她，可直到现在客人也没有来接。我也不知道这个丫环是怎样个人。”王度怀疑她是个妖精，便拿着镜子逼向前去，那丫环立刻惊叫道：“请饶命，我马上就现出原形来。”于是，王度把镜子捂起来，说：“你自己先说说，然后再现原形，可以饶你一条命。”丫环听后，拜了两拜，说道：“我是华山府君庙前大松树下千年的老狐狸，变幻成了人形，这便犯了死罪，受到府君的追捕。我逃到黄河、渭河之间的地方，给下邳的陈思恭做了干女儿。陈思恭的妻子郑氏待我特别好，后来，把我嫁给乡亲柴华。我同柴华感情不和，便弃家逃到东边。出了韩城县就被一个过路的名叫李无傲的人给捉住了。李无傲是个很粗野的人，劫持我到处游荡。已经好几年了。两个月前跟他来到这里，他突然把我留下走了。没料到会遇到宝镜，从此再没有办法来隐形藏身了。”王度说：“你本是个老狐狸，变幻成人，哪有不害人的道理的呢？”鸚鵡说：“我变幻成人是侍候别人，没有害处啊！但是，我逃出，隐形变幻来到人间，按仙人的法规，是不会容许的，自然是该死的。”王度又说：“我想放了你，怎么样？”鸚鵡说：“承蒙您厚爱，怎么敢忘记您的恩德，可是，受到宝镜一照，就没有办法再逃跑了。我长时间变幻成人形，实在是不甘心再恢复狐狸的身形了。希望您把镜子装进匣子里，请允许我喝醉为止。”王度说：“我把镜子装进匣子，你不逃跑吗？”鸚鵡笑着说：“刚才您还说得好，想要放了我。装起镜子，我要是逃跑了，您的恩德不也就白搭了吗？但是，我经宝镜一照便无路可逃了。只希望能让我多活一会儿，在生前尽情地欢乐一番吧！”王度听

后，立刻把镜子装进匣子里，又给她要来了酒，还把程雄的邻居们都请来了，同她一起饮酒取乐。不大功夫，鹦鹉便酩酊大醉，她挥动衣袖跳起舞来，还边舞边唱：“宝镜，宝镜！可怜我的命，自从我变成人形，到如今换了几个姓。活着既然能欢乐，死后一定不悲伤，何必再留恋，守在这地方？”唱完歌，她叩了两个头，立刻变成了老狐狸死去了。看到这一切，满座的人无不惊叹不止。

大业八年（公元612年）四月一日，发生了日蚀。当时王度正在御史衙门当官，白天躺在暖阁里休息，一时觉得太阳渐渐昏暗下来。手下的人进来报告说发生了日蚀。王度起身整理衣服时，拿出镜子来一瞧，发现镜子竟然也随着日蚀昏暗了，不再有光彩了。王度认为宝镜在制做时，就符合阴阳的奥妙，不然，怎么会太阳不明了宝镜也跟着没光了呢？惊叹不已。不一会儿，镜子又有光彩了，太阳也渐渐明亮了。等到日蚀过去，太阳便恢复了原貌，镜子也恢复了晶明通亮的原状。从此以后，每逢日蚀、月蚀，镜子便昏暗无光。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，朋友薛侠得到一把铜宝剑，有四尺长，剑体和剑柄连在一起，剑柄上龙凤相盘，左边缘的花纹像火焰，右边的花纹像水波，光彩耀眼，不是一把普通的宝剑。薛侠拿着宝剑来拜访王度，说：“这把宝剑，我试过不止一次了，每月十五那天，只要是晴天，把它放在黑屋子里，会自然而然地放光芒，能照出好几丈远。我得到这把宝剑已有些日子了。您老先生喜爱稀奇古怪的东西如饥似渴。我今天愿意晚上给您试试看。”王度非常高兴，当天夜里，果然一片晴空，把一间房子遮得严严的，连个缝也不留，两人住了进去。王度把宝镜也拿出来了，放在座位旁边。不一会儿，镜子上放出光芒，把室内照得通亮，两人对看，宛如白天一般。宝剑放在镜子边，再也见不到它的光

芒了。薛侠大吃一惊，说：“请把镜子装进匣子里。”王度照他说的做了以后，宝剑才放出光芒来，不过只照出一二尺远而已。薛侠摸着宝剑叹息道：“天下的宝贝也能彼此相克制呀！”此后，每到十五那天，王度就把宝镜拿到暗室中去，光芒照出数丈远。如果月光照进室内，镜子则无光了。这难道不是阳光与月光不能并存吗？

这年冬天，王度兼任著作郎这一官职，奉皇帝之命编写国史，要为苏绰作一篇传记。王度家有个仆人叫豹生，七十岁了。原来是苏绰的奴仆，读过一些史书，也能写写文章，看到王度起草苏绰传记，禁不住悲伤起来。王度问他为何悲伤，他对王度说：“豹生领受过苏大人的厚恩，今天亲眼见到苏大人的话应验了，所以悲伤起来。您的那个宝镜，本是苏大人的朋友河南的苗季子赠给他的。苏大人特别喜爱这个镜子，临死那年，常常不高兴，不止一次找苗季子说：‘我自己感到死的日期快到了，不知这面镜子落入谁的手中，今天想要算一卦，望你从旁看着吧。’于是就叫我预备好算卦用的蓍草，苏大人亲手占卦，占完卦苏大人说：‘我死后十多年，我家就要丢失这面镜子，不知落到何处。然而，天下的宝贝一动一静都有个征兆。现在黄河、汾水之间的地方经常有宝气，与我占的这个卦有些符合，这面镜子难道要落到那里吗？’苗季子说：‘能让人得到吗？’苏大人又端详一番卦相，说：‘先落到姓侯的人家，然后又落到王家。以后，就不知道落在何处了。’”豹生说罢，又哭泣起来。王度询问苏家的人，果然说先前有这样一面宝镜，苏绰死后，也就失落了，这都和豹生说的一模一样。所以，王度写苏绰传时，便把这件事也写在篇末。在评论苏绰时说他特别善于占卦，但又不肯大肆宣扬，就是指这件事而说的。

大业九年（公元613年）正月初一早晨，有个少数民族的

和尚，讨斋饭来到王度家。王度弟弟王勤出门看见了，感到这个和尚气度不凡，于是，把他请到屋内，摆上饭菜，陪他谈了很长时间。和尚对王勤说：“施主家中好像有世上无双的宝镜呀，可以看看吗？”王勤说：“大和尚怎么知道的呢？”和尚说：“贫僧学过神仙法术，颇能识别宝气。施主的房子顶上常常有深绿色的光彩与太阳相接，红色的气是月亮的，这是宝镜的气啊。贫僧我已观察到两年了。今天特意选个好日子，想来看看。”王勤拿出宝镜，和尚跪下接过，高兴得直跳，又对王勤说：“这个镜子有许多灵验，都没有见过，只要用金膏抹到镜子上，再用珍珠粉擦拭，用镜子照太阳，晃出的日影可以把墙壁照透。”和尚叹息一阵又说：“要是换个法子再试验，可以把人的内脏照出来，可惜是没有药哇。只要用金烟熏、玉水洗，再用金膏、珠粉擦拭它，就是把它藏到泥土里，也能照东西而不变暗。”于是，和尚把金膏、玉水等的用法告诉了王家，试验的结果，没有不灵验的。可是那个少数民族和尚，以后却再也没有露面。

这年秋天，王度到芮城兼任县令，县衙门里大厅前面有棵枣树，周围有好几丈粗，也不知道有几百年了。以前的县官到任后，都得给这棵树上供，否则马上就遭殃。王度认为妖精都是人招来的，不明不白的祭祀应该废除。可是，县里的官吏们都来给王度叩头，请他一定祭枣树，王度不得已，只好祭祀一番。然而心里总暗暗合计这棵树上有什么妖精，人们除它不掉，才把它养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于是，他秘密地把宝镜挂在树上，当晚二更时节，听见大厅前咕咚一声，像打雷似的。连忙起身去察看，黑夜里又刮起大风下起大雨，围着枣树，闪电刺眼，忽上忽下。到天亮时，见有一条大蛇，紫色的鳞片，红色的尾巴，绿色的头，白色的角，额上还有个王字，身上带着好几处